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涵芬樓古今文鈔

卷一百一十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二十八目錄

奏議類

疏上四

條陳八事疏 陳規

請擇將相疏 許古

請除職官決杖疏 許古

諫伐宋疏 許古

乞諡太醫使祁宰疏 李秉鈞

請革弊政疏 完顏素蘭

劾高琪疏 完顏素蘭

上便宜十事疏 劉炳

諫幸五臺疏 李元禮

上治道疏 許衡

江南災傷疏 周用

理河事宜疏 周用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辭欽賜第宅疏 于謙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准鹽利弊疏 霍韜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申救諫官疏 吳麟徵

乞終制疏 袁崇煥

請興屯政疏 孫廷銓

請復半獲支俸疏 姚文然

請譯進大學衍義疏 徐必達

調變弭災疏 季振宜

敬陳時務疏 姚延啓

萬言疏 熊賜履

請止北巡疏 熊賜履

申明憲綱疏 魏象樞

舉廉疏 魏象樞

請除無益條例疏 李之芳

覺察奸蠹內外合一疏 李之芳

嚴飭諱盜累民疏

李之芳

嚴餽送疏

孫光祀

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勸廉祛弊疏

陳廷敬

考試親民之官疏

陳廷敬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湯斌

毀淫祠疏

湯斌

生財裕餉第一疏

靳輔

蠟丸疏

李光地

請分試以廣眞才疏

姚祖頊

遵

諭陳言疏

潘耒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二十八

侯官吳曾祺纂錄

奏議類

疏上四

條陳八事疏

陳規

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惶不已。況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尙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

問。以爲責不在己。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旣以宰相任之。豈可以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卽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明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

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差委。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邱。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騾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竊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及諸屬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尙。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

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洊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尙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陞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

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卽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尤濫之極。至於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往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

軍法。夫將者國之
以決生死。其任重
士卒單弱。守備不
相。四夷交侵。拔卒
假託之流。平居則
居常培植。納其體
行。頓次則排門擇
官數多。自千戶至
牽制。竊聞國初取
在多哉。多則難擢
克之下。有蒲輦。
其壯健。以給使令。

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勞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饑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腴民膏脂。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

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

請擇將相疏

許古

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引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恆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

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尙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用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尙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言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

於所睹。

輕其將。

舉所知。

顏弼。涿。

可任之。

請除職。

禮義廉。

有司奉。

則卑賤。

乎。陛下。

朝廷。澹。

又有大。

彼既亦然。吾復何

大夫之文。削此

諫伐宋疏

許士

昔大定初。宋人

自是太平幾三

興費重。不能久

之繼好。振旅而

告之祖廟。書之

太平不遠矣。或

亦不足多賀。彼

之。使我欲戰不

河南一路征歛

函芬樓古今